

# 「外國銀行在臺分(子)行暨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業務聯繫會議」黃主任委員致詞稿

111 年 12 月 9 日

歐洲商會暨美國商會聯合委員會共同主席、各位外國銀行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負責人、辦事處代表人，以及銀行局各位主管及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很高興能夠與所有外國銀行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及代表處的負責人見面。過去兩、三年來，我們多是透過視訊見面，今天能夠看到對方的笑容、肢體語言，我覺得是一個福氣。如同 CNN 主持人 Fareed Zakaria 所著「後疫情效應：給世界的 10 堂課」(*Ten Lesson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提到其中一個課題，疫情讓我們確認亞里斯多德所言，人是社會的動物，需要大家互相互動。

疫情漸漸獲得控制，但疫情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改變，正如 Kissinger 在 2020 年 4 月份提到，有些改變是永遠不會回頭的。疫情同時也激發人類很重要的回應能力，如果要舉出疫情給人類帶來的好處，我覺得是激發人類一個回應危難或變局的一種能力，不論是創新(inventiveness)、創意(creativity)或是創造力(ingenuity)。例如在數位化的發展，各位金融機構負責人在過去這兩、三年間也是窮盡腦汁思考如何在不面對面接觸客戶情況下，推展金融商品跟金融業務。

今天座談會中大家關切很多議題，有全球利率情況、通膨、經濟景氣、供應鏈發展、地緣政治，還有委外、雲端或數位化發展。這些問題都是我們要面對，要協助業者一起努力處理，銀行局也是

朝著更正面開放的方向。法規的鬆綁、業務的開放是一條必然的道路，當然前提必須是我們在清償能力、風險控管、法令遵循及內部控制上都要能夠做到完美，所以有關各位關心的業務推展，都會朝著各位期待的方向去努力。

趁這個機會，我也想跟各位報告金管會的金融監理政策跟方向，以及我對整個金融體系的一些期待。

疫情讓民眾更重視治理能力，亦即每個國家如何處理疫情相關事項，無論疫情的死亡率或者經濟發展，都是對國家治理的挑戰。治理可以是金融上的監理、經濟上的治理、治安的治理、國家的治理、區域的治理及全球的治理。在互相關聯的世界中，我們共同面臨全球治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二、三十年前可能不是金融機構負責人要顧慮的問題，但在今日，這些問題都是跟我們業務發展策略息息相關。

第一個問題是人口結構的問題，人口老化，是全球人類面臨的問題。除了少數國家例如中東和東南亞地區國家仍有人口紅利外，我們都面臨人口老化帶給我們危機，也帶給我們機會。人口結構的調整還包括新生代，也就是 Z 世代的投資人及消費者的結構調整，從 1990 年代後網路原生世代的這批人，將是金融機構未來的消費者及投資人，他們的風格、個性及消費投資傾向是什麼？這是金融機構及主管機關要去面對的問題，因為他們是我們未來要保護的消費者或投資人。這也可能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當人口漸漸老化，生產力降低，從全球治理、區域治理、國家治理、金融機構治理及金融監理來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科技創新的問題，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帶給人類非常多的方便跟效率，但科技不是只有利而沒有弊、只有得而沒有失。人工智慧(AI)及機器人可能取代很多工作機會。數位及網絡的商品發展過程中，也有數位正義、資安個資隱私、詐騙及金融機構能力建構等等問題。所以不是只有擁抱科技創新，更要審慎地去管理，包括道德倫理的問題。歐洲對 AI 的道德規範(ethical rules)有比較全面的發展。金融機構及金融監理機關歡迎科技創新，但也提醒我們，要有足夠的能力去管理，並能夠趨利避害。

第三個是氣候變遷的問題，金融機構不只管理自身實體氣候風險的問題，因為金融機構擁有強大資金資源，我們期待金融機構在永續發展過程中，透過投資及融資，扮演一個導引者的角色，鼓勵授信投資的企業轉型為低碳排的生產模式。所以，氣候變遷對金融機構是挑戰，也是社會對金融機構的期待，讓金融機構在永續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昨天金管會、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等部會共同公告臺灣第一份「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就是參考歐盟的做法，對於部分製造業、營造建築與不動產業、運輸與倉儲業之 16 項一般經濟活動及 13 項前瞻經濟活動提供是否符合永續之認定參考指引。如果這些產業依照上開指引，比較容易得到金融機構的青睞。我們要做很多氣候變遷的情境分析，瞭解我們的資產有沒有擱置資產(stranded assets)，會不會影響未來清償能力，所以氣候變遷是金融機構、監理機構、國家及全球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第四個是貧富差距的問題，過去 30 年的全球化，帶來暢旺的

自由貿易，提高生活水準，可是無可諱言地，也加深貧富差距的擴大，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及俄烏戰爭期間，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也是全球治理的議題。我認為，強壯的中產階級是對金融機構的賜福 (blessing)，因為金融機構收入來源不是只靠金字塔頂端的人，而是需要強健厚實的中產階級，才是金融機構永續發展最重要的基礎。

如果一個國家政治及社會不穩定，就未能有足夠使金融機構發展的經濟基礎，所以金融機構要善盡社會責任，不是只做公關宣傳而已。在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的情況之下，就有強健的中產階級，經濟及金融產業才能夠永續發展。但近 10 年來，全球治理的議題都不是單一國家能夠解決，例如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召開多次會議處理氣候變遷的議題，需要全球的國際領袖齊聚處理，需要由多邊體系去解決國際治理的議題，因為這些治理議題牽涉到人類文明、區域發展及金融機構的發展，也是我們營運策略跟商品規劃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新加坡財政部長黃循財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說過一句話：「世界正面臨轉折點」，以往全球的議題都可以透過多邊體系及國際規則(Rule-based)解決，惟現因地緣政治考量勝過自由貿易的考量，所以現在全球議題比過去難處理。

但從金融監理角度而言，全球金融監理體系相對健全，不論是銀行、證券、保險的監理機制上，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及新議題之處理，相對整合且完整。例如上週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CBS)召開國際銀行監理官會議(ICBS)，顯示多邊因應國際金融議題機制仍然相對完整，包括數位轉型、氣候變遷或金融包容這些議題。所以，作為一個監理機關，感到幸運且驕傲的是，我們仍然參與全

球金融監理多元體系，臺灣也是其中負責任的一份子，共同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

這些面向也導引到為何我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任時，提出四個政策目標，韌性(Resilient)、創新(Innovative)、永續(Sustainable)、包容(Inclusive)。韌性不只是經濟資本的韌性，也要考量資安及文化資本，想想銀行因人為作業疏失或舞弊對銀行產生之衝擊。也不要忘記創新後對金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必須注意永續及包容。這四個政策目標就是回應現在我們所面臨全球治理的議題。在相對完整的全球監理體系下，金融監理機關將扮演負責任的角色，維持金融穩定是金管會跟中央銀行最重要的任務，但必須承認金融監理機關面對這樣的一個全球情境，亦有其限制跟困境。

2004 年金管會從財政部獨立，成立單一及整合的金融監理機關，係因美國 1999 年的金融現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允許銀行跨業經營，因為金融商品已經具有銀行、證券、保險等不同性質，如果只維持單一業別之金融監理機關，會有資訊不對稱及對風險掌握不夠完整的問題，所以單一金融監理機關之成立，係考量到三個業別之間的跨業經營，以及商品性質多元的問題，需要透過單一的主管機關整合三個業別之監理，注意到整體金融體系的風險及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金融監理機關第一個限制跟困境是，如何確認監理的界線在哪裡？當愈來愈多的金融機構只保留核心經營能力，將周邊作業事項委外，產生金融監理機關要不要將監理權力或資源擴及到受委託或複委託機構的問題。這個監理界線的問題，不是只有金管會關

注，國際監理機關會議中也在討論這些問題。我們關心的是金融機構作業委外之後，有沒有能力及權限管理受委託機構，或是瞭解受委託機構的風險，事實上是很困難的。例如相對於大型科技機構 (Big techs)，金融機構規模相對小，資訊作業委外後，金融機構是否擁有完全的管理權限？這是金管會也是國際金融監理機關的兩難(dilemma)。當金融機構希望運用委外、雲端或數位去處理這些非核心事項時，金融監理如何確保金融機構的監督能力及權限，這就是監理界線的問題。

第二個是如何確定商品風險本質的問題。最近 ICBS 會議討論虛擬資產議題，金融監理機關先要確定商品的性質及風險是什麼？可是這些商品一直在變化，不太能確定它的風險全貌，則金融機構要用什麼態度去看待這些商品，對金融體系帶來什麼風險？從近期虛擬資產相關事件，突顯出面對各種不同新的金融商品，無論金融機構或金融監理機關，都要面對一個挑戰，就是如何辨識及認定商品風險，不是那麼容易。金融監理機關責任就是防止這些我們未熟悉、未充分瞭解的商品帶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如果銀行因為從事虛擬資產的貨幣商品而造成傳統金融體系中客戶的疑慮，金融監理機關該如何處理，所以我們還是要設定界線，確定不讓未熟悉或風險高的商品影響到金融體系。幸運的是，過去五年來發生一些虛擬貨幣資產的問題都是個案，沒有影響到金融體系本體的風險。這也是金融監理機關未來要非常確保的一條界線，就是任何新的創新及新的業務發展所帶來的風險，要確定不能影響到整個金融體系，但並不表示要排斥這些新的商品。

第三個是金融監理機關如何去看待非金融機構，例如科技公司。從 2015 年我們談金融創新，越來越多的創新公司與銀行合作。金融機構與科技公司是以夥伴的關係去經營，而不是以對抗的關係去處理。但金融監理機關面對很多創新公司的挑戰，他們抱怨金管會的規則太複雜，所以這是我們要去面對的問題。全球的監理官都有同樣一條原則：同樣的活動、同樣的風險、同樣的監管("Same Activity, Same Risk, Same Regulation")。但是監理機關另外一個挑戰，如何定位非傳統金融機構，讓他們適當地參與金融體系獲得商機，但又不影響金融體系風險、安全跟穩定，這是我們特別要面對的挑戰，所以包括如何確定金融監理的界線，如何確定這些新興金融商品或是科技商品的本質跟風險？乃至於如何去定義非金融機構的科技機構，這是我們要面臨的挑戰。

最後一個挑戰是我們的挑戰、也是各位的挑戰，金管會大部分的同仁都是從財會、法律體系出身，比較少科技及資訊人才。面對新的世代，我們也面臨了人力資源重新培育，需要增加及培訓創新及科技人才的問題。我們也面臨社會更多的期待，但資源是有限的，我們的資源也必須調配，以因應各種社會不同的期待。但是我們沒有抱怨的空間，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但也要讓各位瞭解，監理機關所面臨的挑戰及限制。

綜上，除了讓各位瞭解，各位關心的問題也是我們關心的議題，也與各位分享，我做為金管會的主委，希望把金管會帶到哪裡，我希望告訴各位金管會的價值、政策的推動理由，以及所面臨的限制及挑戰。並不是因為有這些限制跟挑戰，我們就會拒絕各位的訴

求，而是告訴大家，我們都在一條船上，我們面臨的限制及挑戰，也同樣是你們所面臨的限制及挑戰，你們也在面臨如何跟非金融機構合作，如何確定新興金融商品是年輕人所喜歡的，如何確定新商品適不適合融入到自身的金融商品體系中。所以與其說今天是金融監理機關跟業者的座談，倒不如說，我們是一個共同的夥伴，去討論我們如何面臨新的挑戰跟機會。

最後，我很喜歡一位英國歷史學家 Toynbee，他寫了一本書叫「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他說人類文明的發展就是在挑戰跟回應中得到升級，生命的每一個場景都是問題，成長的每一個轉折都需要努力，唯有自覺的成功，才能造成生命力的昇華。什麼叫自覺的成功？那就是踏實的面對問題，勇敢地做出決斷，然後才能培養出強硬的生命力，使文明得以進步與成長。如果用 Toynbee 這句話套在金融產業，我也希望金管會跟各位在座的先進，能夠踏實地面對挑戰，勇敢地做出決定跟抉擇。讓臺灣金融業能夠在挫折中、在挑戰中冒出更多的生機，創造更多的發展。各位來自於四方，我們有機緣能夠今天在這邊見面，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機緣，讓各位成就人生的高峰，謝謝大家！